

燕垒生◎著

道者
无心

海内篇

I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

酒肉小道士

无心

道术 冒险 机灵 搞笑
【天行健】作者燕垒生得意
元末历险

我是火居道士
除了驱魔降
我……我还可
喝酒吃肉
娶老婆

道者
无心

海内篇
I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者无心·海内篇 I / 燕垒生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-7-229-00211-4

I. ①海… II. 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4032 号

道者无心·海内篇 I

DAO ZHE WU XIN HAI NEI PIAN I

燕垒生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朱子文 陈红兵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 000mm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44 千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20 000 册

ISBN 978-7-229-00211-4

定价: 12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1

楔子

13

卷甲 [伏魔录]

101

卷乙 [辟邪录]

191

外传 [力命]

215

后记



〈一〉

“要去龙虎山?!”

金翻译有些莫名其妙。他是鹰潭唯一的意大利语翻译，今天被分派一个任务，说有位意大利朋友想去附近的龙虎山观光，由他负责接待。他道：“为什么要看这些四旧？以前的外宾不都是招待他们参观红旗大队，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吗？”

缪司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这位意大利朋友自己提出来的，不知道他们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。他是意大利一个望族的人，对中国人民很友好，这次也是作为水利专家来的，上面发下过话，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这样吧，我派部车给你，一路上你给他联系。”他想了想又道：“对了，伙食费尽量控制在每顿两元以内。四菜一汤，两荤两素。现在鱼虾便宜，多吃点，也足够了啊。”

金翻译叹了口气。作为任务，他是没有反驳的余地的。如果是以前，听说龙虎山倒也不错，道观建得巍峨壮观，可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，那儿作为封建迷信的大本营，也不知被红卫兵冲击过几次了，恐怕也看不到什么了。他道：“那，缪司长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马上就走。”缪司长走到窗前，“看到没有，那辆坐了个黄头发外国人的吉普车就是了。”

〈二〉

这是两个小时前的事了。金翻译走在龙虎山镇的街上，默默地想着。街道是用长长的青条石砌成的，总有个几百年历史，但大多完好，还很平整。可是这么个灰蒙蒙的镇子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。路边的围墙上，红漆刷上了一些诸如“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，或者“走资派还在走”之类的标语，几个穿了蓝布衣服的老头子则坐在门口边晒太阳边下棋。他们一进镇子，镇上的小孩见有外国人来了，登时拥过来围观，这些老头子倒是见怪不怪，只是瞟了一眼便又下自己的棋去了。

到处都一样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鸡屎臭，还不算太难闻。虽然听惯了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这样的光辉教导，但金翻译还是有些恼怒。这些外国人，一个个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自讨苦吃。红旗大队是专门为外面参观的人预备的，户户通自来水，家家有电灯，可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，可这意大利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难道就为了看看这么一个破败的小镇子吗？这种样子只能给社会主义抹黑。他看了一眼身边这个正在兴致勃勃拍照的名叫克朗索尼的意大利人，心里升起一团疑云。

他真是一个友好人士吗？说不定，是苏修派来的特务，专门来抹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吧。

“金，请问那是什么地方？可以进去吗？”

克朗索尼的问话打断了金翻译的胡思乱想。他抬起头，顺着克朗索尼的手看去。前面在一片黑瓦白墙的民居当中，挑出一角飞檐，显然那儿有座古建筑。只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

道：“我去问问。”

他看了看旁边，两个老头子在下棋，另一个正背着手看着。这老头子倒是颇有观棋不语的古风，站着一声不吭。

“老同志，那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金翻译指了指那一角飞檐。那个看棋的老头子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那儿啊，是大队仓库。”

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那个老头子笑了：“这两天正在交公粮，门都开着，随便进。不过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一九六八年有红卫兵来，里面砸了个稀巴烂。”

“以前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以前啊，”那老头沉吟了一下，“以前那是天师府的伏魔殿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，嗨，气派！”

一个下棋的老头子忽然抬起头，拿一个吃掉了的炮敲了敲桌子，抬起头道：“阿狗伯伯，你这张嘴也吃苦不记苦吗？还要多嘴。”

听到这话，那个看棋的老头子一下不说了。也许，以前他是因为说过伏魔殿如何气派，吃过点苦头吧。金翻译点点头，回到克朗索尼身边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那地方原先是一个宗教场所，现在是个仓库。”

“宗教场所？是不是‘伏——魔——之——殿’？”

这后四个字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，而且居然是中国话，虽然并不标准。金翻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你听说过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克朗索尼搓搓手，已掩饰不住兴奋。“怪不得一模一样。金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说完，把照相机往肩上一挂，已大步向前走去。金翻译比他矮一个头，克朗索尼步子大，他得小跑着才能跟上。还好那个仓库不算远，拐过几个弯就到了。

远远看去，还看不出规模来，走近了才发现原来那座伏魔殿的大门着实不小。这时候大门洞开，不时有人挑着担进来，担着的都是谷子，那大殿上的确空空荡荡，靠门口放了一台磅秤，一个耳朵上夹了根烟的中年人正在过磅，另一个戴眼镜的人则秉了支毛笔在记账，多半是个会计。看见克朗索尼和金翻译进来，里面的人都有些吃惊，几个乡民看着克朗索尼的满头金发，连谷子都忘了下肩。克朗索尼却不管别人拿他当猴子一样看，急匆匆地到处看着，摸摸大殿的柱子，又对着墙上一些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不可辨认的壁画看着，还不时拍几张照片。

“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好半天，那个正在过磅的中青年才问道。克朗索尼和金翻译来得太突然，他一时摸不着头脑。金翻译连忙走过去，道：“那位是意大利朋友，国际友人，他想看看这儿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”

“国际友人？”中年人琢磨着这个词，忽然露出笑意：“是不是和白求恩一样？”

“对，对，就和白求恩一样。”金翻译松了口气。还好这个人老三篇读得熟，倒省了不少口舌。

中年人点点头道：“看吧看吧，反正也没东西。”他看了一眼克朗索尼，又小声道：“意大利在哪里？是不是也在加拿大？”

“差不多，隔着几里地。”

“明白了。就跟这儿和北京似的。嘿嘿，我常听收音机的，

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嘛。”中年人又点点头，忽道：“他在做什么呢？”

金翻译扭过头，却见克朗索尼正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但显然不是因为脚扭伤了，他脸上一脸的正经，每一个步子都踩得很小心，倒像一种样子不好看的舞蹈。金翻译也愣住了，喃喃道：“大概，是在跳舞吧。”

“是禹步。”

那个记账的眼镜忽然说了一句。金翻译一怔，中年人倒是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对了，三眼子，我小时候见过你师父做法事，他也这样走过。”

这个三眼子想必是个还俗的道士吧。现在红卫兵闹得不凶了，金翻译还记得，前些年大破四旧时，那些和尚道士全被红卫兵勒令还俗。他越发惊奇，心中的疑虑也更深了。

这个克朗索尼到底是什么人？

在仓库里走了一圈，克朗索尼似是意犹未尽，在大门口拍了好几张照。这副架势，总让金翻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美国特务。如果不是知道这儿不是什么人防工程要地，也没有兵工厂，他恐怕马上就要去汇报了。

克朗索尼似乎对这儿很熟，难道以前来过？可是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不算太大，如果他曾来过龙虎山，又该是什么时候？

“金，山上，是不是有一个叫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的地方？”

金翻译道：“什么？”他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来时看过一点资料，似乎也没有这个地名。

“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。”克朗索尼见金翻译听不懂，也有些着急，伸手比画着。

“‘烟发官’？我也不知道。”金翻译摇了摇头，实在不明白克朗索尼到底在说些什么。这个名字闻所未闻，也不知道这意大利人哪里听来的。他回到仓库里，问那中年人：“同志，你听说过‘烟发官’这么个地方吗？”

那中年人还没回答，边上的会计忽然大声道：“同志，这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说的演法观？”

这几个字克朗索尼也听懂了，他兴奋起来，叫道：“对，对，烟——发——官！”

中年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有个演法观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就是天师庙。”那会计抓了抓头皮，“这名字知道的人很少的，我也是以前听师父说过一次。”

“天师庙啊，那我知道。”他走出门外，指着上山的路道：“从这儿上山走一段就看见了。不过现在已经塌得差不多了，也没什么东西。”

〈三〉

演法观果然已经颓圯不堪，屋顶几乎整个塌了下来。站在门外，金翻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不要进去吧，很危险。”

克朗索尼却似不曾听到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他忽然掸了掸本来就非常干净的西装衣袖，向前走了一步，伸手做了个手势。金翻译这倒看懂了，知道这是道士常做的稽手。他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他怎么会这个？他……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其实克朗索尼的稽手很不标准，只不过约略有点意思而已，

金翻译自然看不出其间的细微来。克朗索尼每走一步都做个稽手，又在里面拍了几张照。只是照片实在没什么可拍的，尽是一些残垣断壁，地上倒有一些泥块，尚有些彩色，大概是当初的神像，后来被推倒砸碎后剩下的。

金翻译在门口看着克朗索尼，心头疑云越来越重。克朗索尼这人身上实在有着太多的疑点，但他也不敢多说。一会儿，克朗索尼走了出来，道：“金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他脸上有些黯然。金翻译也不好多说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。”

下得山来，坐上那辆吉普车，上了回鹰潭的路。路上克朗索尼一言不发，若有所思。金翻译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想着今天这趟莫名其妙的差事。

“金，为什么那儿都没有了？”克朗索尼忽然问道。

金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，那个伏魔之殿改成了仓库，演法观破成这样也不修？”

金翻译笑了笑：“这些都是四旧，应该破掉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破掉？这些都是祖先留下来的。”

“不破不立。一张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，当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。”金翻译暗暗舒了口气。他知道外国朋友们纵然对中国很友好，但对破四旧这一伟大运动却几乎一致地不理解。用领袖的光辉语录来回答，那是滴水不漏，冠冕堂皇。

“唉。”克朗索尼长长叹了口气。也许这种回答听得多了，他知道说了也是白说。金翻译看看天色，已日近黄昏，得快一

点。可是路上不时有归耕的农夫赶着牛回来，想赶得快也不成。他正有些着急，却听得克朗索尼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

是一句意大利方言吧，他也听不懂。金翻译没往心里去，笑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有句话想问问您，请问可以吗？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请问克朗索尼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看？”

克朗索尼又叹了口气，回头看了看龙虎山镇的影子，道：“这是我家的祖籍。我这一族最早，就是个中国人。”

“什么！”金翻译这一惊，差点把车也开到田里去。他刹住了车，扭过头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您是位华侨？”

话一出口，他就知道说得不对。克朗索尼哪有半分华侨的样子，金发碧眼，他就算想冒充华侨，一百个人里肯定一百个不信。他道：“您真确认您是中国人的后代？”

“是啊。”克朗索尼道，“很久了。大概还是十四世纪时的事了。”

金翻译险些要喷出来。十四世纪！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了，居然是六百年前的事！他笑了笑，道：“您倒还记得。”

“是啊，”克朗索尼点了点头，“我们这一支是美第奇一族中比较特殊的，第一代受教宗封为‘没有心脏的骑士’，他就是个中国人。”

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第一望族，从中世纪开始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出任佛罗伦萨的执政官。这些金翻译虽然不清楚，但也知道克朗索尼这一家子在意大利名望很高，现在还有很多大富翁，所以是很有用的国际友人。而这个“没有心脏的骑士”，却让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本内参电影来了。那部叫《堂·

吉诃德》的电影里，那个堂·吉诃德自称“哭丧着脸的骑士”，与克朗索尼说的“没有心脏的骑士”倒是一对。只是中国话里，“没心没肺”可不是一句好话。那个没有心脏的骑士，金翻译八成不信他是中国人。

可能因为年代久远，以讹传讹吧。

他笑了笑，道：“是吗？那可真的很久远了。”

克朗索尼显然发现金翻译并不相信，他脸涨得有些红，道：“金，这是真的，我们代代相传。‘没有心脏的骑士’生前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名望，他的墓直到现在仍然在，上面还刻着我们这一支的家训。听人说，只要一到中国，一说这句家训，人人都听得懂的。”

“是吗，能说来听听吗？”金翻译倒有了几分好奇心。

“我刚才就说过了，你大概没听清。”克朗索尼清了清嗓子，用相当不标准，但尚可听清的声音，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太、上、老、君、急、急、如、律、令！”

卷甲
伏魔录